责任编辑:周 倩
新闻热线:(010)84151649
E-mail:grrbwhwx@sina.com
工人日报

下山兰

张世斌

两三个月来,一有闲,我就呆呆地看着窗台上两盆“下山兰”遐想,这两盆花,一个是酱紫色陶盆,另一是黑色硬塑料盆,一株叫“春兰”,一株叫“墨兰”。兰花,代表着人情和仁义,它们的颜色在我眼里,则代表踏实和坚定。它们既盛着满满友谊,又饱含重重情义,还流溢着它们前主人乐善好施的善良。

下山兰,顾名思义是从山上下来的兰花。

我知道“下山兰”这个名字近20年,是刚养兰花不久晓得的。

今年仲夏,我偶得这两盆下山兰,它出自河南洛阳栾川伏牛山腹地。这种叫“下山兰”的兰花,弥足珍贵,眼下在山上已很难找到,它曾经的价格高得吓人。我虽然爱兰花,但毕竟是个养兰的“半吊子”,知道下山兰的珍贵,根本没勇气去养它。

据说,兰花有两千种,单说品种,就是一个很深奥的花种。我养了近20年兰花,也就仅仅知道春兰(又叫草兰),建兰(又叫四季兰),墨兰(又叫岁兰),惠兰等,总共叫不上十种花名。在我国南方的江、浙、粤等地,一到花卉市场兰花摊位,摊主人便拿出名片热情地自我介绍,“我是‘兰痴协会’的”,“我是兰痴呀”!

为啥有那么多爱兰者,竟有“兰痴协会”?我理解,主要还是它象征高贵和美好。汉语里不知有多少词汇赞美兰花,形容女子蕙质兰心,气质如兰;说男子像兰花一样,温文尔雅。还有以兰比喻友谊的,所谓“义结金兰”从来就是雅事一桩。

下山兰本生于幽谷,与世无争,有没有人观赏,它都一样高尚典雅,一种坚贞不渝的气质。

我看着花,体味其气质,自然就想到送我兰花的战友兄弟张世延,这兰花寄寓了他手足般的深情厚谊。其实,在我心里,他就长着一颗素雅的兰心,人就像下山兰一样,纯厚、朴实。

在部队时,他是连队“给养员”,在军营,都称谓这个职务为“上司”,多少年后才知道其实是“上士”叫转了音。当时,我在连队还算个“文化人”,常被司务长和炊事班请去,在他们办公室、操作间、饭堂等地方,写一些“勤俭节约”、“为人民服务” 以及关于后勤保障的标语和上墙制度等,为此也有机会亲眼看到“上士”张世延工作的艰辛和不易。那时,他才20岁出头,却很会过日子,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都在“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部队吃粮也很紧张。他积极执行连队过紧巴日子的决定,与司务长等一起想法大米换小米,大米换地瓜,让大家吃饱,和炊事班战友一起把战士们周日打来的野兔加工储存好,好让大家多吃几顿荤腥,还想法去肉联厂买碎肉改善战士生活。他平时有了烦心事,不断找我唠唠,常来常往无话不说,心里很近,久了,便成了好兄弟。

不觉间,一晃分别了43年,再相见时,我们早已年过花甲,世延更是满头银发。这两年我们相聚三次,平时不断通电话,他还念叨要送兰花给我。今年盛夏,与几位战友相约他家乡河南洛阳栾川山里避暑,在小住十多天里,看见世延为人做事与几十年前有过之而不及,手不失闲。不知他这几十年学了那么多手艺,会修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拖拉机、汽车;还会修电视机、空调机、洗衣机等电器。他的脾气是闲不住,听说邻居家、亲戚家、工友同事家哪个机器不转了,就主动找上门儿干活。现在那么大岁数了,身体也不太好,可还是那个急脾气,知道了就跑去给人家忙活。有一天,他大侄子张晓伟说:“我小叔为了上午不误陪你们几个战友,今早六点前就敲门帮邻居修洗衣机了。”我亲眼见,我们住处山脚下几户人家,他也不时帮他们修家电之类,工作的仔细像女人绣花。年轻人告诉我,他干别人家活,比干自家的还认真,不管当工人,还是在政府机关工作,他几十年乐善好施,帮了多少家忙,谁也数不清。他老说“学手艺就是方便大伙的,不干,手艺不就白学了。”

我每每端详这两株下山兰,好像听见世延说的话,就像看见他正在为邻家忙碌的身影。他像一株还没有下山的“下山兰”一样,与世无争,耐得住风吹雨打,有没有人观赏,都傲立在山间。叶子那样挺拔,性格那样闲雅,行为那样高洁……

潘安何处

伍佰下

第一次到河南中牟,看的是风物,是自然,我把最深情的回望给了雁鸣湖。

这个金桂已落的深秋,梅开二度,我不能免俗地到中牟“看潘安”。

潘安、兰陵王、宋玉、卫玠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四大美男,潘安座次第一,从未有争议,而潘安是中牟人。此前并未有心寻觅,此番潘安却在我脚踩的大地上。在这个“看颜”时代,欣赏一番潘安之美,看惊世之俊美,端详让满大街妇人掷果盈车之男性美,是我等俗人之常情,也是审美之所谓“时尚”吧。

但潘安是看不到的。我无数次地听当地人提到“我们中牟的潘安”,似乎潘安在路那头,在田那边,在湖那端,在空气里是潜在的存在。当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美男之美,大概可望而不可即。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便有26次,潘安故里中牟因为是黄河入淮的重要途经地,大小改道的大水冲刷淹没过多少大小战场和古迹、民居,已无法考证。潘安故迹就算还在地下,也极难保全;就算所传的潘安肉身回故里幸得保存,也恐难辨认(他殒命于洛阳,中牟尽管有潘安墓,其实也只是衣冠冢)。河水与泥沙的冲抵,比时间这把刀还要利索。它杀杀剐剐,足以把任何惊世的阵仗(官渡之战战场、列子御风和孔子回车处都在中牟)和惊世的容颜带走。

我还看到过一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惊爆消息:科学家将潘安古尸容貌“复原图”公之于众,轰动一时。“复原图”显示,“潘安眉眼清秀又不失英气,棱角分明,鼻秀高挺,整体气质儒雅”。这个据说由著名历史学家、人像画家、电脑制作人员组成的“科研小组”的不懈努力,才见到天日的“古代美男真实样貌”,真把人们的望“颜”欲穿之心给吊打和玩弄得离谱至极。这则消息既无具体出处,也没有采写者姓名,“无根的科幻”,有点扯淡。

潘安之美,恐怕只能靠猜,靠想象,靠拼接与拼贴历代与今世可见之颜了。在一路百度潘安,到了中牟后又打听和听闻潘安,确信痕迹杳然之后,我这样想。

这个时候,碰到了毕淑敏。

在中牟金秋笔会2018“开团”的发言中,我看到一袭蓝衣加围巾,新烫的刘海飒爽地随着话声跳荡的毕淑敏,竟然也说自己循迹潘安而来,一时心有戚戚焉。

可我错了,毕淑敏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寻找潘安的故事。

“早在1969年,我就到西藏参军,在阿里军分区。我听说同一个军分区里竟然分来了500多名中牟战友。我早知道中牟出潘安,所以,那时我兴冲冲地去看这500个中牟来的潘安。”

毕淑敏当然没有看到潘安。她看到的是500个中牟好儿郎质朴的面孔,他们没有“迷弟”的外形和让人一望动心的容颜,却让她了解认识了中牟的刚直、朴素与无私,这些没有盛世美颜的男儿们,把最好的青春付给了与中牟万里之隔的阿里。

中牟无山,被称作山的小土坡高度只有二三十米;阿里有山,5000多米是寻常高度。毕淑敏提高嗓音,却还是深情柔韧。“我中牟500好儿郎在雪山扎根,很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那里……”

我能感受到,毕淑敏眼里的“潘安”们,依然停留在那时的阿里戎装少年们给她带来的意外相认情结之中。

她忽然站了起来。在她双手中站立起一个搪瓷菜盘,岁月留下的暧昧痕迹,没有掩盖盘上鲜红的“西藏阿里军分区”七个大字。她说,这是前一天刚到中牟的晚上,阿里战友们为第一次寻“亲”到中牟的她,送来的稀罕物件。

我在七个字下面看到了“020”。这个数字提醒我展开猜想——这些盘子会有500个,甚至更多吗?每一个数字,背后就藏着一段雪山覆盖的中牟男儿的青春。

“从阿里回到中牟的潘安,如今还剩几许?”有追问毕淑敏的。

“大概还有100多。当年他们都是18岁,50年过去,不少已经不在人间。”她的眼里晶莹闪烁。

会场嘉宾席,毕淑敏就坐在我正对面。在她莹润的目光里,我似乎找到了“潘安何处”的答案。

这个看颜的时代,我们反复提起潘安,诉说潘安,幻想潘安,似乎美男儿的第一要义就是颜之美。毕淑敏在“阿里认潘安”的故事之后,却用一句话反驳了这种认知。“不要忘了形容潘安的六个字是‘美姿容,好神采’,没有好神采,何人是潘安?”

中牟位于河南郑州和开封之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以西瓜和蒜薹远近闻名,仅此而已。而土地上的人,尚未解决饱暖之需,还承接着自山西之上而来已饱经泥沙之裹挟和发展之污染所带来的混浊大水。仅仅三四十年过去,中牟已在全国百强县中谋得一席,它的故人风物、地下遗痕在丰足了衣食的中牟人手里,又重新发掘整理和再发展,鲜亮成为官渡遗址官渡寺、箜篌馆里箜篌音、御风之处列子魂……你说潘安之貌,在言说中;你说中牟神采,在大地上却无处不在。

神采是什么?神采是修于内、清于心、慧于中,而又能美于外的精气神。潘安除了相貌突出,才华气质当然更是出众的。但再美的容颜,当它只能自在放纵,又被卷挟在世界暗处的纷争与裂变中,最后难免化为灰烬。而当代的中牟人,就算皮囊之美无类潘安,但由内而外、由大地山川而精神气度,呈现出自为、阳光而又硬朗的气质,那每一张果敢而坚毅的脸庞,莫说不如潘安时代之美,更羞与当下某些作嗲阴戾之“鲜肉”气为伍。

希望列子御风而行的精神一直在血液中流淌。希望箜篌十五弹是不会消失的中牟大音。希望中牟抓住潘安之美的神髓。希望中牟和全中国青少年都有潘安的美姿容、好神情……

“更希望大家记住500中牟好儿郎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开创的那段光辉历史。”这是毕淑敏情深之言。

我眼前,潘安亮了。

信息不是知识,信息要经思考才能变为知识。

赵春青 画

秋荷

邹凤岭

一条河,九曲十八弯,流经老家的村庄,环绕一汪美丽的荷池。秋风起,蟹正肥,采撷莲藕当其时。远道而来的客,休闲赏景品藕鲜。

大大的荷池,落于河岸百年渡口旁。自从建起了通往远方的大桥,废了老渡口,冷清一片河滩湿地。新农村建设,引来归巢的燕子,在外创业有成的年轻人,重新回到了村上,承包了这片河滩地。将其改建成秀美的鱼塘、荷池与林地,立体开发,绿色共生发展。秋里举办莲藕采撷节,引来一拨拨游人进荷池。采莲撷藕,亲近泥土,融入自然,体验快乐,陶冶情操,升华了自己。

踩着人群的步子,我回到了老村子。微风拂面,阳光明媚,走向水岸边的荷池。听有人咏秋荷诗词古韵:“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新农村,秋意浓,景色尽美。霜打菊,荷花萎,橘黄叶绿,林光映于茅屋前。抬头远眺,风动荷香,想起跟着母亲田园深处采藕的情景。

在家乡,水的田地,多少年里单一种植水稻。家庭联产承包后,我家有处荒芜的低洼泽地,母亲种下了荷藕。清清水岸,水稻与荷花交相辉映。春荷婵媛,风光旖旎。多少次,我站在荷池边,静静的水面,长满青嫩的荷叶。晨光映照,荷上雾珠晶莹剔透,青翠欲滴。走过春到夏,正是荷花绽放时。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风举荷。花白花红,莲蓬层叠,出淤泥而不染。

秋风起,藕香甜,母亲早已将那荷池的水排干。采新藕,脚下的泥土软软的。春天里插下莲藕的种苗,秋里收获就在脚下泥土里。母亲按下手中的铁锹,顺着那高高的荷柄,一点点地掀去了泥土,小心翼翼,生怕碰伤了又长又白的莲藕支。母亲的虔诚,就像是长白山上寻那野山参的人。母亲拨开层层的泥土,用绣花般细心的功夫,保全莲藕的本色与完美。出土了,采出了带着嫩芽完整的藕支,白白的藕,节节紧相连。那时,我想比母亲采的鲜藕多,三下两下挖出来的藕,全都是断支的,泥水早已溢进那藕的孔心里。母亲说:“采荷藕,看是小事,做好了不易。”天下事,细节成就完美。母亲的话,至今记忆犹新。

又是一年秋风起,昨日荷红秋叶衰。池塘水面上,枯了的荷茎,黄了的荷叶,东倒西歪,有些凄凉,落寞。难道是荷失去了昔日的丰腴,不见了荷叶长潮般的澎湃,还有那如火燃烧般的花事激情?“露洗玉盘金殿冷,风吹罗带绵城秋。相看未用伤迟暮,别有池塘一种幽。”自古以来,荷的高洁,惹人怜爱。即便是残芰断苹,红消翠减,依然别有韵味。

太阳渐渐升高,驱散了一池雾气。我看到了清晰的荷池,挺直的,弯曲的,昂首的,垂拱的,那是荷在秋风中的舞姿。在秋里,荷的叶由绿变青,变黄,变成了褐色。而那莲蓬,坐成果实,昂扬向天倾。秋荷的丝丝清香,悄然潜入心肺。席慕容曾写下“在芬芳的笑靥之后,谁人知我莲的心事。无缘的你啊,不是来得太早,就是太迟!”秋荷枯了,香犹在,君子般风骨犹存。

乡村莲藕采撷节,享受秋的丰盈。友人与我同往,感慨万千。就在这泥土脚下,躺着一个春夏布满的藕支。她说:“雨雾做成的荷花,流水做成的荷叶,一个春夏的演绎,成就了秋的莲藕。”是啊,我亦有同感:“原来,春荷蒙发,夏荷热烈,都是抚弄秋荷梦的琴弦。每一节藕,无不是荷的春思夏梦结晶。”

新农村建设,种植养殖业齐发展。荷绿花红,丰饶了湿地,净化了水土,美化了环境,更为家乡人带来了财富。如今,水乡的莲藕及制品,远销海内外市场。莲藕、莲蓬、藕节与荷叶制品,成了食物和医疗保健佳品。秋收时节,捧着白白嫩嫩的鲜藕,乡亲们笑到了心田。

中午时分,客朋满座“莲花”餐馆,上盘鲜藕饼,品杯荷叶茶。主人说,餐馆的菜肴都是莲藕做成的。家乡的藕粉圆,贡品传承数百年。莲子粥,母亲绝妙的手艺。走在回程的路上,河水湾湾,路径悠长,那餐桌上的排骨藕汤十里闻香九回肠。莲藕本是有情物,藕不断,丝相连。一次次回家乡,亲人团聚,莲藕席间话短长。如今,家乡巨变,醉了我与你,醉了满园果香。

实不相瞒

赵武明

蓦然回首,一地飘落的金色年华。

秋已深,花凋零,木萧萧。

此刻,恕我直言:心地是命运的一片风光田园,妙处自古难与人说。心地起烽火,还向心头消;万物皆是客,终归寂静处。对错成灰,无人无我,苍茫大地,山河瑰丽。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每天开心就好。只要健康地活着,真诚地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有,洋溢在脸上的微笑才是生活的真,才是生活的样子。

真正供养生命的东西,是思想,是精神,是灵魂,是内心的繁花似锦。

凡事要有意义。阿谀奉承,貌合神离那是虚伪的面具,掩盖的内心的恐惧。在家常的日子,也要散发诗意的光芒。

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绝不敷衍,绝不将就。要把做的每件事想象成另一种可能,竭力尽心地去做好。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场细腻茶蘼的情事,懂了,疼了,也就放下了。

蝉鸣是风苍凉的意境,飘落的叶子在风中劲舞,翻着浅浅的浪,如一列编磬,敲击出古典的音色。不觉间,能感到这是最美的音律,在这个收获而又萧瑟的季节竟是如此的沉重。生活是一阕词一首曲,静美的韵律,吟到无平无仄,奏到指端弦断。

诗书藏于心,岁月何曾败。幸福,就如一球蒲公英。轻吹,即散落于天涯。能握住的,仅仅是空气。有的路用脚去走,有的路还要用心去走。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委屈自己。

人呢,为了心中的那份信仰与坚持,向上而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绝境,总能奋力活出生命应有的美好。是的,每个人都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挫折。碰到困难,不要过分埋怨自己。抱怨世态,更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一定勇敢面对,迎难而上。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当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只是一味逃避,总有一天问题和困难会垒成一堵墙向你压来,那时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知难而上,每个问题都要及时解决,路途才能平坦,人生才能丰盈。人生只有摔打,唯此才能让身体和精神变得健硕,遇到困难再不会感到害怕。

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渴望荣华富贵,安逸享受,随心如愿,可在纷扰的世间,没有谁一生平坦的。面对苦难和矛盾有些人就此沉沦沦有些人勇敢面对,有些人冷眼观察。

人人渴望成功,渴望即刻成功,但学问与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时成功需要加上一点点运气。不能模仿别人成功,可以学习成功人士刻苦钻研的方法,让自己有机会成功。最终,用心竭力者成功了,徘徊止步者难心安。

人人祈求健康,但健康也是靠自己来实现。少和让你生气的人在一起,少和事多的人在一起,更要少和敷衍你的人在一起,少和阿谀奉承、谎话连篇的在一起。平时走走步,打打球,爬爬山,呼吸新鲜空气,锻炼体质。和谁在一起开心,就和谁多联系多聚聚,哪怕唠嗑也行,不管是清茶一杯素菜一碟,只要聊得尽兴,聚得高兴就好。心情好才是真正的健康。人生犹如四季,各有各的生趣,愿我们多做有意义的事,少给别人添麻烦置障碍。活着,就永远在场,与其患得患失,不如修炼自己。无论将来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人,生活都是先从遇到自己开始。

实不相瞒,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向和目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历和征程。如果只看到自己的优异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一叶障目,人生就会因此黯淡。世界是由精细的时间来运转,如果握住瞬间,就会把握好此时此刻。

心如明月,身如秋水。秋风里全是匆忙的秋声。其实,生活不是诗与远方,而是脚踏实地过好每一天,懂得美与好的人,才会更加珍惜美与好。越是孤独寂寞的时刻,人们往往越能看清自己的内心。

枫叶红了,银杏黄了。菊花也逐渐收敛了灿烂的笑靥。深秋的味道里,难免多了淡淡的惆怅,心里种下风雅的种子,早晚会开出灵性之花。人生有许多事,都是不可思议的。

实不相瞒,孤独与寂寞,是人心不坚,无所事事。一个人只有让自己真实起来,做好自己的事,过好向往的生活,足矣!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风雨来电,波涛一惊,相视一笑,一切就都过去了。

葫芦

何健威

外公不久前走了,走得很急,跟他一贯的处世风格一样,干净利落,没有给儿女添麻烦,弥留之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葫芦给狗蛋儿(我的小名儿)留着。”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家里的水瓢经常被我拿出去装沙子玩儿,或在稻田里捉泥鳅用。弄坏了,外婆倒也没打骂我,只是默默地用麻绳补起来,用它舀水,总是看见一道道水流顺着裂缝冒出来。而当时外公的做法在我看来却是极为敞亮的,总是笑着把破瓢塞给我:“拿着,抓鱼去吧!”于是,瓢儿成了我儿时最好的玩具。

冬去春来,外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棵葫芦苗栽到了墙角下,然后用胡茬蹭着我的小脸,煞有介事地说:“蛋儿,你可要好好看着它,等苗长大了,你就有瓢玩儿了。”我当真了,浇水、施肥、打叶……天天盼着它长大。

别说,这葫芦还真争气,藤蔓长得极快,墙这边开花,没几天已经长的翻过了墙到了隔壁李大爷家里。隔着墙头,忽然有一天我看见瓜秧结果了,我兴奋地跑去告诉外公,问他要不要把它扯过来。外公微笑的摇摇头,然后依旧是每天亲自给葫芦浇水,施肥。

李大爷好像也喜欢那葫芦,甚至用草席给它搭了个凉棚,让它在里面恣意生长,看到他这样,我曾不止一次小声跟外公说:“外公,咱要不要把葫芦拽过来?”外公敲敲我的脑壳儿,说我的心眼儿只有针鼻儿那么大。

秋来了,霜降了,葫芦藤也蔫了,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院子里的石板上放着一个硕大无比的葫芦,眼前顿时一亮。谁曾想外公亲自拿来锯子把它锯成两半,一半给了我,另一半给李大爷送去,说是谢谢人家,我当时一脸委屈,心想我又是浇水,又是施肥,凭什么给人家?外公依旧是蹭了蹭我的脸,说是我长大了就明白了。

打那以后,外公每年都会照例种葫芦,李大爷家,王婶子家,赵奶奶家……基本上全村都用上了外公种的葫芦,换来的是邻里送来的枣子,梨子……而于我来说,即便是过了孩提,外出工作之时,外公也总是把最大最好的葫芦留给我,每每回家,他都像宝贝似的拿给我……

外婆说,外公走的那天,左邻右舍都来了,送殡的队伍排了好长……

抓住一条河流

王瑶宇

青青平原上的河流,身姿蜿蜒舒缓,像一条纽带,又像一条巨蟒,在太阳的照耀下,镜面闪闪发光。这当然是一副彩图,河流周围还有一些白杨或者白桦,站成队列,郁郁葱葱,影影绰绰。图画里还有二三房屋与草垛,沉默不语,冒着质朴的乡村气息,静静地蹲在那里。

我常常托着下巴思考,这样的图画是怎样留存在我的脑海里的。思来想去,发现我和那些画家一样,都对河流有美好的情结;我用记忆抓住一条河流,而画家用手中的画笔抓住一条河流,我们志同道合,都是抓河流的人。

孔子也曾抓住一条河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抓河流,不仅用眼睛,还用心、用文字,所以,孔子抓住的那一条河流,生命无限,在冉冉时光里流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充盈四溢,润泽无比。甚至,我还相信那些敏感的人、有心的人,能与孔子看见同一条河流,看见它卷曲的白浪,听见它低沉的喧哗,并认清它是向东流淌还是向西流淌。

我的窗外也有一条河流,被一座高耸的山峦紧紧掩住,但只要爬到比山峦更高的楼顶便能一睹它的风采。那条河流,纤细孱弱,把山峦完全围绕,有几分娇柔,几分妩媚,像一位婉约女子,依偎在山峦雄壮的怀抱里。如果山是阳,那么这一条河流就是阴;如果山是刚,那么这一条河流就是柔。它们相辅相成,阴阳互生,刚柔相济,画面格外融洽。

我站在楼顶,观赏着河流,微风如丝绸拂体,衣襟飘飘,像一个吟弄风雅诗人。诗人是最会用词的人,词在他眼里是活的,不是固定的,更不是僵死的。诗人观赏河流,他完全可以说,抓河流。抓,代表印痕,有一种力度,深刻隽永,入木三分。

纵观历史,诗人、画家、摄影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都热衷于抓河流。不仅仅因为他们思想独特,性格怪癖,还因为抓河流有一种神奇的快感,那种快感好比抓住一缕飘荡的风,一缕温柔的火焰。是的,就是抓住那些易流逝的、易熄灭的,乃至抓不住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杨慎《临江仙》中的这一句,不知摇撼了多少细腻的心灵。这一句词,极具画面感:一条宽阔的长江,惊涛拍岸着,流淌着,上面浮现着一张张更替的、暗淡的英雄脸。他们既可以是三国英雄,亦可以是其他朝代的英雄。他们纵然功绩显赫、智慧绝伦、气概无双,但仍然逃避不了被河流无情卷走的命运。

河流弯曲圆融,线条自然,阴柔唯美,给人以美的享受,最重要的是,它还传递着一段段不再复返的岁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河流乃一大钟,是最强而有力的见证者。

如此一来,河流成了时间的化身,我们还能抓住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每一个拥有永恒刹那的人,都曾紧紧抓住过河流。而每一个珍惜现在,珍惜此时此刻的人,不但紧紧抓住了河流,还与它保持平行,一起并行。